

京港學術交流

Mainland - Hong Kong Academic Exchange

2014 · 4 · 101

期



混亂中尋真理的規劃師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主任、
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嘉安教授專訪

人類的語言 奇妙的禮物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家
王士元教授專訪

中國統計學的發展形勢喜人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袁衛教授專訪



國家教育部2013年度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香港頒獎典禮在港大隆重舉行

「香江學者計劃」週年學術交流會暨「第三屆 香江學者歡迎禮」成功舉行

2013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在京隆重舉行

香港特區獲獎代表赴京領獎並訪問國家科技部門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港大開講指GDP發展將依靠消費

中國科協沈愛民書記率團訪問本中心

科大舉辦中企CEO論壇 中遠集團張良博士親授智慧經營之道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編輯 · 出版

Edited & Published by Beijing - Hong Kong Academic Exchange Centre

人類的語言 奇妙的禮物

——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家 王士元教授專訪

- ◆ 採訪：陳錦雲
- ◆ 撰文：楊麗穗
- ◆ 修訂：甯潤東 李嘉倩 張斯銘



▲ 王士元教授

「在所有動物中，人類是最獨特的，因為只有人類生活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有著各自的文明，但卻可以通過語言互相交流和溝通。」王教授的聲音仿佛一首歌，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奇妙的領域：語言。

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共同成立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聯合研究中心，致力於研究語言、大腦、文化三者互動演化的複雜關係，這是首個匯聚兩岸三地相關學者的研究中心。成立典禮由北京大學校長王恩哥院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曾志朗院士，以及中大校長沈祖堯院士主持。而中心的牽頭人其實是王教授，他擔任該研究中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主任。

中心成立取三方所長，北大對於方言和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有著比較豐富的研究經驗，而台灣則近四五年在腦成像(Brain Imagine) 領域發展得非常好。通過

兩岸三地的語言研究來看人類如何逐步進化，瞭解大腦與語言的關係。

可能有人會提出疑問，關於大腦和語言的文獻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不少了，成立這樣一個中心的價值何在？王教授微笑著講了個小插曲。他說前幾年有一篇文章名為《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其中古怪(Weird) 這個詞彙可以拆解為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以及民主的(Democratic)。作者認為瞭解人類社會的很多研究都是以這樣一群人為對象，但這些人並不足以代表整個人類社會。王教授非常認同。研究我們的語言和文明並不能盲從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應該從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越客觀越好，所以才需要從大腦的研究做起。已有研究顯示，在繁體字環境成長的大腦，和在簡體字環境成長中形成的大腦對同樣的非漢字有不同的腦波反應。

我們的語言是聲調語言，普通話是四個調，廣東話是九個，閩南話則有七個調，它們是如何演化出來的？藏語和漢語是同源的，為甚麼他們會演化成現在的形式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些都將是中心以後研究的題目和方向。這些研究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大腦與語言系統的差別，從而更好地針對這些特點去治療各類病症，比如失語症、失讀症等，給醫學做出貢獻。

作為大中華地區唯一的跨校跨領域語言研究中心，王教授對其寄予厚望：「十九世紀的語言學是在歐洲，二十世紀的語言學是在美國，二十一世紀的語言學可以到中國來。」他也真切地希望中國的學術研究能夠認準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用再追隨西方的步伐。

語言與物種起源的關係

王教授和我們還談到了語言與物種起源的關係：雖然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但語言將人聯繫在一起。動物之間的溝通和人類語言不可同日而語。動物溝通只能實現交配和交換信息，但是人類語言卻不同：無論是兩千多年前孔子的思想，還是未來將人類送至月球生活的方法，在今天



▲ 王士元教授著作

都可以被討論。即使是與人類最接近的黑猩猩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上世紀20年代開始就有人教猩猩語言，但是沒有一個完全成功，手語也好，詞彙也好，人們發現黑猩猩學到兩三百個詞彙就不行了，而普通中學生掌握的詞彙也有好幾萬個。後來，研究證實了這是大腦構造不一樣導致的。

人類大腦劇烈變化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直立行走。人類直立起來以後，手才變得靈活和敏感，才開始創造石器，還會用大腦設想石器的功能，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大躍進。同時，以前用來打架的嘴巴開始被武器取代，因而嘴巴就可以發展其他的功能了。接著通過語言的溝通和交流，人類的集體生活也越來越豐富，進而發展出越來越複雜的文化，促進社會進步。所以王教授稱多元化為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語言的多元化對人類的貢獻

那麼語言的多元化對人類又有什麼貢獻呢？尤其是那些冷僻甚至不為人所知的少數民族語言？王教授講了一個小故事：最原始的時候男人打獵，女人采集食物或者照顧孩子。當女人抱著孩子的時候看到了兔子，想拿塊石頭砸兔子，想得到兔子肉，是應該拿右手砸，還是左手？人們推斷女人用左手抱著孩子的，因為孩子聽見心跳聲感覺到安全，同時嘴巴也離乳頭近一些，所以應是用右手砸的。而扔東西這個動作需要準確度，所以控制右手的左大腦與時間的準確有關係，也就能控制說話的用詞準確度、發音的準確度。這樣看上去很久遠細微的一個動作却影響了整個大腦和語言體系，稱之為複雜理論 (complexity theory)，也就是說最初的一些



▲ 王教授赴雲南田野調查時與普米族人合影（北大陳保亞教授攝）

條件 (initial conditions) 會很長遠地影響著後來發生的事情。

對於語言和文明也存在著同樣的可能性。如果能回溯到語言產生的最初的條件，然後來看看如何影響著現在的一切，那麼也許會非常有意義。

文字的起源比語言的產生要晚很多，查詢文字起源的證據就是去查找陶器上面記載的文字是否代表那個音，能否在現代漢字裏面找到那個音。研究者們在經過一系列浩瀚的調查之後，發現印歐系的語言是彼此同源的語言體系。所以語言多樣化的存在能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自己語言甚至是文化的起源，否則失去了聯繫就難以找回當初的足跡，也難以判斷文化與文化間的聯繫，語言與語言間的鏈接。

可惜的是全球化讓很多語言都滅絕了，並且語言的滅絕速度正不斷加快。有人預計到這個世紀的中葉，世界上的語言

種類將從六七千種減少到只有一半的語言種類，這的確值得擔憂和深思。

怎樣保護語言的多元化

既然語言的多元化如此重要，那麼勢必需要更多的關注。

「孩子在六歲以前具備的語言天賦可以有效地幫助保護語言的多元性。」王教授說。從孩子五個月開始，到他六歲之前，學習五到八門語言都沒有問題，他們的大腦能夠很快地吸收並且不會發生衝突。因為那時候的大腦構造很特別，而到青春期身體發育以後，再讓大腦去學習多種語言就會較困難。學習多種語言的孩子創新能力強，視野也廣，並且對相應文化的理解也會更深，能更好地傳承這些有價值的文化。

此外，語言研究樣本的採集需要專業的人才投入。樣本採集是一項艱苦的事業，往往需要研究者深入當地進行長期細緻收錄工作。因此，也就需要許多感興趣並且能吃苦的年輕人加入到這項事業中去。

當然這項事業的發展和壯大，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強大。對於很多人而言，受經濟條件的驅動，往往需要學習他人的語言來增強競爭力，這樣一來，自身的小語種會遭到排斥。因而，只有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語言的傳承才能得到保障。

最後，王教授說，中國有很豐富的文化 and 歷史，也有很多獨特的精華；所以立足中國自身的問題、解決自身的問題是很重要的，這也是這個研究中心所期望能夠達到的目的。 